

卷之二十四

淫慾过度。

传曰：按《道藏》，人者，物之灵也，寿本四万三千二百余日，其神三万六千元阳真炁，本重三百八十四铢，内应乎乾，人不知保，而使之散，是以中道夭阏。乾者，六阳具而未知动作施泄也。知此修行，即神仙也。自年十五，至二十五，施泄不止，则气亏四十八铢，存者其应乎姤，嗜慾之甚，加十岁焉。则又亏四十八铢，存者其应乎遯。又不知养，更加十岁，又亏四十八铢，存者其应乎否。至此，乃天地之中气。又不知养，更加五岁，其亏七十二铢，存者其应乎观。又不知养，更加五岁，其亏九十六铢，存者其应乎剥。又不知养，八八六十四卦，其气终矣，元气尽矣，其应乎坤。坤者，纯阴也。惟安谷而生，故名苟寿。人至於此，去死不远。况肾堂者，玄关也。心肾合为一脉，其白如线，其连如环，中广一寸二分，包一身之精粹，是为九天真一虚和之妙气，至精活命之深根。五脏六腑，百关百脉，金津玉液，日月光华，悉皆在焉。常能存固，则二部之海，应刻一之候，其潮自生，至于生门。大抵王为一命之本，肾乃金室下元，故名寿海。尾闾不禁，则沧溟竭矣。不闻岐伯之言乎？黄帝问岐伯曰：余闻上古之人，春秋皆度百岁，而动作不衰。今时之人，年至半百，而动作已衰，将世异耶？人失之耶？岐伯曰：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於阴阳，和於术数，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，故能形与神俱，而尽终天年，度百岁乃去。今时之人，以酒为浆，以妄为常，醉以入房，以慾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，不知持满，不知御神，务快其心，逆於生乐，起居无节，故半百而衰。而《黄庭》亦曰：长生正慎房中。急急者，即众生业重处也。惜其不知女色於人，按如佛说，是众苦本，障碍本，杀害本，忧愁本，是以达者远之。任惠恭晚年益康强。或问其养生之术，公曰：读《文选》有悟耳。曰：敢问悟处。曰：石韞玉而山辉，水怀珠而川媚是也。蒲传正知杭州，乡老有李觉者来谒，年已百岁，而色泽光润，有同婴儿。公曰：愿闻摄养之术。曰：某术至简且易，亦无他，但绝慾早耳。然则淫慾可过度乎？室慾之说，可不践乎？邪淫之说，别载见他室美，起心私之，并行多隐辟僻段。

赞曰：

为善害己，则不可悔。使其有益，终身宜佩。戒之在色，养生为最。能畏圣言，没齿无悔。纵慾伤生，以死谁怨。

心毒貌慈。

传曰：心毒貌慈，如李义甫辈是也。李义甫貌极恭柔，每与人言，必嬉怡微笑。然阴贼褊急，根之於心。少有忤意，辄中伤之。人皆号为笑中刀，亦号为人猫，言其似柔而实害物。厥後，竟至窜死于雋。然则毒用其心可乎？大抵世人毒心，多有如此。夫岂知一死之後，便当堕入恶趣。昔卢瑱有女使名小金者，忽为一女鬼所扰，屡易巫祝，终不能治，复为祷之佛前。一夕，梦一老人乘一狮子，状如菩萨，谓瑱曰：抗小金者，本东邻吴家媳妇，姓朱名十二，为平生毒心，死後堕入蛇趣。见社天竺寺大楮树下，下通地穴，岁久成精，故能变化。汝欲免难，可急於一善人家潜避，则彼自不敢来。瑱如戒，果不复至。然则人之於心，当毒用乎？当善用乎？一则死堕蛇趣，一则鬼不敢近，二者之间，尔宜自择。

赞曰：

鸩鸟将击，必匿其形。人之为弃，盖覆若平。软语怡色，仇敌不惊。乌喙鸩毒，尚或可惩。所谓人猫，不虚得名。

秽食餒人。

传曰：秽食餒人，吾儒亦自言之。《曲礼》曰：毋反鱼肉是也，谓己历口也。若以因果言之，不惟捐福，定当掇祸。不闻拭眼禅师、瞿永寿之事乎？昔拭眼禅师弃位出家，以目有双瞳，为弟所疑，乃佯为目疾，常以帕子揩拭，人因以拭眼称之。然所至辄有光气，益自不安。一日，因寺家煮粥，乃脱褰衣抖擻於釜上。是日，其光即落。然则秽食餒人，不捐福乎？瞿永寿以贩米为业。绍兴乙卯中，路忽闻米价翔踊，乃於稻田取水润米，不知其田已下粪矣。既而，片云忽起，

震霆大作，永寿心自知非，度必不免。因探腰间一缙授与同行，祝令归遗其母。作是语已，天复开霁，遂得脱免。然则秒食餒人，不掇祸乎？按如佛说，又不止於如是。一死之後，定当堕为猪口，为蜚蜋，为饿鬼，可不戒乎？

赞曰：

不义之良，仲子必哇。盗养力吐，不污齿牙。蹴尔而与，乞人所嗟。养或不敬，三牲何加。以畜待人，奚其薄耶。

左道惑众。

传曰：左道者，妖术也。以妖为术，乌得不败。侯莫陈利月以左道得幸，至郑州防御使，奢纵不法，多戕杀人。赵普使人廉得其事，削籍刺配商州。继又力请除之，得旨遣使剖心，以示其众。寻复中悔，遣使贷之。无何，使者驰骑遇泞，而踣及掀出。易马而行，既至，则已剖腹砾尸於驿树矣。李昱其子，学妖术事败，父子俱系御史台狱。狱具，昱贬为南恩州别驾，诸子皆配岭外，仍即日监防出城。既而，从者辞去，昱遂自杀。杨千自言得墨子法，能役使鬼神，召致食物，虽物在拳握，可以术取。又能炼丹乾汞，与人蒲搏，无能胜者。乃至破肩钥，变形貌，无不能之。一时贵要，悉皆推重，赐官赐服，颇自矜负。未几事败，竟至伏诛。明崇俨精於妖术，凡物在千里外，片时皆能立致。一日，独寝室中。无何，为鬼所刺。既死，刀子犹在心上，人皆谓为役鬼过苦，鬼杀之也。然则左道惑众，是可为也？

赞曰：

奇哀之民，周有禁防。子不语怪，恐其乱常。仁义礼乐，百王纪纲。日用饮食，不过农桑。文成五利，见诛武皇。

短尺狭度。

传曰：《舜典》曰：同律度量衡。《大传》曰：圣人南面治天下，必自人道始。人道事凡有九，而立权度量居其先。《王制》曰：布帛精麤不中数，幅广狭不中量，不鬻于市。《月令》曰：仲秋之日，同度量，平权衡，正钧石，角斗甬。《孟子》曰：度，然後知长短。昔者周公，朝诸侯於明堂，制礼作乐，颁度量而天下服。度谓丈尺高卑广狭，量谓豆区斗斛筐筥之所容受。大抵人心不平，设此以持其平也。今乃不准其平，而短狭其用，即是冒太上之禁，失自心之平，非但欺人，徒自欺也。不闻心神之说乎？江南处士朱贞白曰：世言不欺神明，吾谓非天地百神，但不欺心神，即不欺神明也。或问迂叟曰：事神乎？曰：事吾心神，不黍稷，不牺牲，惟不欺之为用耳。呜呼，能晓此者，有几人耶？惟其不晓，所以短尺狭度，靡所不为。

赞曰：

枉尺直寻，君子所耻。物不中度，不鬻於市。毫发无私，铢较黍累。敢饰盗心，剪弃公理。尺度何损，损己多矣。

轻秤小升。

传曰：天有斗秤之官，人有斗秤之用，在二十八宿，则张星主之。在此篇，则太上定为罪目。大抵锱铢升合者，细民日用之急。一文一铤，得之甚难。故一锱一铢，一升一合，皆不可得而轻，亦不可得而小也。按《五雷云篆》，陈後主时，市中震杀一人，背有字曰：。得道者李居正识之，乃斗秤轻重四字。又按《法华经》，当说经时，有十罗刹女，并其子及眷属，佛前发重誓，护此经曰：如杀父母罪，亦如压油殃，斗秤欺谁人，调达破僧罪。犯此法师者，应获如是

殃。然则轻秤小升，其为罪也，岂为轻乎？是以程嗣昌不置轻重斗秤，而立为真武真君察录，书入善簿。黎永正造作空中挟系之秤；拆底隆量之斗，立为上帝谴责，命所在神灵，阳警而阴理其罪。英显武烈屡警不悟，竟至双瞽其目，妻窜儿死，乞丐街中。此皆载於方册，其可不畏？

赞曰：

衡生於钧，称物平施。升转斗量，出纳所寄。乃欲求赢，撝人听视。纵尔私欲，托诸公器。升秤不欺，欺心可畏。

以伪杂真。

传曰：以伪杂真，如庐山下卢常，以鱼膏杂置油中；建隆观前黄禹，以牛脂为烛是也。积日既久，皆为震霆所击。大抵欺误於人，获罪最重。非独二事为然，但凡食饮之须，药品之用，乃至金帛市易，稍有欺误，皆所不可。不闻二仙之事乎？昔吕洞宾初学道时，遇一异人授以养道之法。洞宾曰：愿闻其说。曰：煮铜为银。洞宾曰：有变乎？曰：有变，尚在五百年後。洞宾曰：误了五百年後，人不愿学也。以此一语，遂得名藏天府，竟遇鍾离，遂得度世。李臻性温约，未尝有失於人。一日，遇一道人，自称姓张名齐物，授以黄白之术。臻曰：某赋命浅薄，不愿学也。齐物乃大惊曰：君之所见，非吾所及。於是抽簪，引以为剑，划地地开，投身其中，地复随合，乃神仙也，其後臻亦得道。然则以伪杂真者，乌得不坠？卢常、黄禹一死之後，当如何哉？

赞曰：

讎伪假真，物害犹细。人之乱常，家国攸系。行如市贾，奸贪险秽。自诡盛流，党同附势。一为所欺，误食乌喙。

采取奸利。

传曰：太上言：以伪杂真。又言：采取奸利者，谓所采取，又非但以伪杂真也。昔杨丙所居，濒大河。岁积刍茭，幸河决，倍取其利。时赵昌言知天雄军，兼知其事。因秋漕，丙复诱奸民穴堤。堤吏告急，昌言命吏径从丙家，毕取所积刍茭，以充堤用。仍将丙送狱根勘，狱具抵罪。自此，其害遂绝，边河居民，无敢为奸利者。孙南金出继为一富家子，恃其有力，交结官吏，助讼乱政，靡所不为。因一二大狱，官吏所得无几，己独厚有所窃，求田问宅，益自矜负。至乃销钱造器，竭泽，补渔，以酒换麻，造船置碓，侵渔水利，占夺民田。但凡人所不敢为者，彼无不为；人所不敢取者，彼无不取。如是数年，忽得恶疾，饮食不进，枯脊如豺。及死，人皆传甚已作驴云。然则采取奸利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利以奸言，取以采说。推其用心，千委万折。真毒斯救，厝火乃撒。术以险售，害由念烈。螫閤嚙幽，射干壁蠹。

压良为贱。

传曰：压良为贱，此特拨无因果者之所敢为。夫岂知今为婢仆，皆前生造罪积恶、过满一千八百之人，其有实非此曹，我乃置於此曹之列，即所谓压良为贱者也。有识之士，其肯然乎？昔马涓其父，以中年无子，因置一妾，极姝丽。每理发，见公必引避，如有沮丧之状。公怪问之，则曰：某父本守某官，不幸死，去家甚远，无力可归。故至鬻某，今犹未终卒哭。约发者，实素帛，暂以绦彩蒙其上，不欲公见，初无他也。公为恻然，即日访寻其母还之，且厚有资助。是

夕，即梦一羽衣曰：天锡尔子，庆流涓涓。明年果生一子，因以涓字名之，即巨济也。及长赴试，羽衣复入梦曰：汝欲及第，须十三魁。既而，魁太学，魁乡荐，乃至唱名为天下第一，屈指果十三魁。罗城使程彦宾，进攻遂宁。城下之日，左右以三处女献，皆蔚然有姿色。时公方醉，谓女子曰：汝犹吾女，安敢相犯。因手自封锁，置于一室。及旦，访其父母还之。皆泣谢曰：愿太尉早建旄节。彦宾曰：旄节非敢望，但得死时无病，便是好也。其後，官至观察，年九十七，无疾而卒。诸子皆有官。孰谓作如是事，无如是报乎？以此观之，当知压良为贱者，定当得罪。

赞曰：

娄敬挽辂，卫青仆奴。贱不可忽，良可压乎。重耳挥盃，见怒秦姝。女不可贱，而况丈夫。为民父母，其将何如。

谩骂愚人。

传曰：凡涉谩骂，皆所不可。若及愚人，尤不可也。昔毛烈以不义起家，人有善田，必百订窥覬，必得乃已。有陈祈者，三弟皆幼，乃尽举田产，低价质于烈家。俟三弟长成，毕行分割，然後备钱，密行抽赎。烈乃挟之收钱，不即与颁，久遂谩骂。祈屡诉不得直，遂诣岳祠投牒。未几烈死，明日祈死。既而祈还，言烈在岳司，哀告之曰：吾平生作此，凡十三契，契亦见在某处某匱中。公归，切烦语吾家人，令急检各还其家，庶可减罪。不然，罪益重矣。张该有一宅，颇宏壮。以阙用，典干缙在张俊家。俊心爱之，乃厚遗牙侖，作断绝契。契成，换其首张，用作绝契。後数年，该以乏用，诣使就绝。俊出契示之，乃绝契也。该语塞，洒泪而出，仰天咒曰：愿尔子孙异日亦复似我，欲语不能。厥後，俊之子孙，果皆失音而死。然则谩骂於人，是可为乎？虽非愚人，亦自不可。

赞曰：

见瞽必貌，入虚有人。閤室谨独，出门如宾。处心不欺，视物则均。氓之蚩蚩，至愚而神。孰愚黔首，自愚者秦。

贪婪无厌。

传曰：老子曰：知足者富。又曰：罪莫大於可欲，祸莫大於不知足。又曰：名与身孰亲，身与货孰多，得与亡孰病。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墨子曰：非无安居也，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无足心也。庄子曰：鹏与鷖鷁，大小固不相侔；椿与朝菌，修短殆不相若。要之各安其安，各适其适。此皆圣贤格言，临财可以为法。嗟乎，世人衣不过被体，衣千金之裘者犹以为不足，不知鹑衣縵袍者固自若；食不过充肠，罗万钱之食者犹以为不足，不知簞食瓢饮者固自乐；室不过蔽风雨，峻宇雕墙者犹以为不足，（不知）蓬户瓮牖者固自安；器不过适用，玉杯象筋者犹以为不足，不知污尊杯饮者固自适。惟其如此，是以常无足心。夫岂悟世间万事，转头即空。我之此身，终亦变灭。所不灭者，一精明耳。与其於变灭处，区区徒自劳苦，孰若於不变灭处，略作工夫耶？昔波斯匿王问释迦文佛曰：我今迫於颓龄，终当变灭。佛言：曾见恒河水否？王曰：某三岁时，盖尝见之。佛曰：汝今六十，复曾见否？王曰：昨又见之。佛曰：与汝三岁时所见，其水云何？王曰：宛然无异。佛曰：汝面虽皱，而汝见精性未曾皱。皱者为变，不皱者非变。变者受灭，彼不变者元无生灭。王即当下有悟，始知身後舍生趋生，初无断灭。第三祖商那和修问优波鞠多曰：汝年几耶？鞠多曰：我年十七。祖曰：汝身十七耶？性十七耶？鞠多曰：师今发白，为发白耶？心白耶？祖曰：我但发白，非心白也。鞠多曰：我身十七，非性十七，亦复如是。大抵生死之身，有无循环，环无起处，亦无尽处。况此心流注，中间无间，见泐起灭，特妄想耳。人从初识，至动相灭时，义亦如是。若使世人皆能於此有悟，则一点精明，长是了然。一出头来，何患无福。所谓财物，何所歉阙？

赞曰：

人之处世，其与几何。朝露垂颖，秋叶辞柯。其生有涯，奚必求多。鹿台之址，骊宫之阿。穷富极贵，化为陂陀陂音坡。

咒诅求直。

传曰：所谓咒诅，不待形於奏牒，但凡忿争之际，妄有呼召，即咒诅也。按《咒誓章》，若有咒诅，则九地之下，东南西北，四面八方，山泽之内，五土之上，受人咒诅不正邪鬼，刑拷咒誓考炁之鬼，伏连传屍之鬼，五丘五墓之鬼，妖精作祟祸害之鬼，下官故炁土精之鬼，破杀虚耗五瘟疫炁之鬼，邪魅妖恠之鬼，凶殃破射之鬼，五方五土复注刑剋逆口之鬼，伏匿留停不退恶逆之鬼，拘绞之鬼，刑杀之鬼，疫涛之鬼，乃至一切凶恶之鬼，皆得乘间伺隙，行其祸害。若非上章求解，得天师门下断鬼大将军、破庙大将军、断除咒誓大将军，为之下降，分别解散，未易断除。然则咒诅求直，是可为乎？昔张中家，初以父子忿争，动辄指天骂日。及其子与其侄争分，亦复祀鬼投神，互相诅害。不数年间，死丧殆尽，所存惟不预者一房，然亦衰破，不及前矣。又有杨长者，出入一寡妇家，颇似亲密，人或议之。寡妇素悍，不胜其忿，乃告天祀鬼，以诅其人。不一年，寡妇与杨长，两不相去一日而死。意其当时，实无其事，而必欲自明耶？抑实有之，姑以塞谤耶？不然，安有两不相去一日而死者。事之有无，皆所不知，然亦可以为戒。

赞曰：

周官五听，辞色莫隐。岂以口舌，盖其肝肾。敌国交盟，王泽斯泯。多言数穷，不如一忍。苟听於神，何以示信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四竟